

村里的外姓

□高邮 姚正安

小时候,听祖父与人闲聊时说,我们姓姚的,来自江南,是明代洪武年间从苏州阊门迁徙而来的。小孩子哪懂这些,听听也就过去了。

大约父亲七十多岁的某一个秋天,父亲与村上的几位年高者专程跑到苏州阊门寻根问祖去了。结果一无所获,父亲说,阊门就是一个城门,而且老城门早就拆了。父亲这一行动引起了我的关注。我开始查找资料,与外地相关专家联系。

祖父当年所言不是空穴来风,苏北一带的百姓还真的大都是洪武年间从江南“赶”过来的。至于,阊门,只是苏州的一个城门,也是南北货的集散地,官府把苏州周边的百姓集中到阊门,然后,从水路向江北分派,应该是可能的,也是可信的。如此说来,我所在的姚家村,已有六百多年历史。

姚家村除了“为主”的姚姓外,还有他姓。我大致排了一下,还不一定全,就有周、李、王、邱、张、曹、高、余、唐、刘、赵、冯、苏、冀、姜、金、申、卢等等。

这些姓氏里,有没有与姚姓一同从阊门而来居住在一起的,我不知道,也无从查考。我只发现了一个现象,姚姓绝大多数是务农的,

只有一个门上务农兼看风水,至于百工之人,基本都是外姓。比如周姓做铜匠银匠,以制作铜器银器为生;邱姓和唐姓以捕捞营生;冯姓是木匠,冯木匠是一位手艺很不错的匠人,后来虽然又迁回了原籍,但将手艺留在了姚家;苏姓是铁匠,也在姚家带了几位徒弟;冀姓开棺材铺,冀姓的棺材铺,门朝西,与小学靠近,我们上学放学,眼睛都不敢正视其门。冀氏的掌门人,人称冀大伯,胖胖的矮矮的,整天手里捧着个水烟,他是迁入姚家的第一代。他的孙子与我同学。同学曾经告诉我,他的老家在兴化城里,之所以从兴化城里到姚家庄,看重的就是姚家人气旺,人色好。

这些外姓是如何进入姚家村的,还真说不清。

我揣摩无非是几种情况。联姻,这些外姓中不少与姚姓联了姻关系,或者说这些外姓中的绝大多数都与姚姓沾亲带故。置业,在姚家买了田地,因而落地生根。投亲靠友,有一两个姓,就一两户人家,是投奔村里的亲戚而长住下来。也有因为时局艰难,流落至此,而被大户人家收留的。还有一部分是纳赘(招女婿)而来,比如某一户姚姓,生了三个女儿,没有

儿子,就将其中的一个女儿留在家中,将女婿招进门,第一个孩子姓姚,第二孩子一般就随父姓,外姓也随之产生了。不可回避的是,还有一两户是当长工而住下来的。

由于他们的加入,姚家村的规模不断扩大,成为方圆有名的大村。由于他们的加入,改变了姚家单一的产业状态,工商业有了萌芽,市场有了发展,也因此更有生机活力。由于他们的加入,生产生活方便多了,自我配套的能力大大增强,建房造屋有木匠,镰刀厨刀有铁匠。

父亲经常自豪地回忆,过去,姚家庄非常热闹,有寺庙,有集市,有商店布店,还有茶馆,尤其是每年六月六迎会,引得四乡八邻前来赶会,家家宾朋盈门,巷巷人满为患,俨然一个集镇。这其中自然有外姓人的贡献。

不管这些外姓哪年哪代到姚家的,他们认同姚家,与姚氏和睦相处。一个千儿八百人的大村子,几乎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,就连鸡毛蒜皮的小摩擦也很少有,一个村子像一个大家庭一样,还真是夜不蔽户,路不拾遗。这不是桃花源,这是我记忆中的故乡——姚家庄(村)。

五块钱

□南京 徐标

2006年元旦的晚上,当我从南京车站出来时,一股寒意袭来,我不禁缩紧了脖子,南京也是深冬了。

出差一周,让我深深感受到了北方冬天那种刺骨透心的寒冷,可是让我更加寒心的是我被骗了。

从出差地搭上火车,车厢空荡荡的,窗外的塞外风光让人着迷,可惜没带相机,无法定格这一瞬。而手机又一直无故死机,我盼望着早点回到南京,立即换新手机。

出发不久,一个40多岁的男人手中拿着一个手机,走到我跟前,问我要不要。他说我这是还没有开始销售的苹果手机,市场价要7000多。在他手上,手机上的动画非常流畅炫耀,那时,由于正好要换手机,加上看到媒体对苹果的宣传,最后经过讨价还价,咬咬牙2000元成交。他离开后一会儿,又折回来,说是忘记把手机卡取下了。于是,我就把手机给他,他关机取卡后,把手机放进我的背包。连日的奔波,让我疲倦不已。睡了一会儿,我把自己手机卡取出,准备装进新手机。可是我怎么也打不开卡槽,我尝试给新手机开机,也按不动。仔细一看,这哪是手机,这就是一个手机模型。

一路的郁闷,让我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到了南京,已是晚上9点多,我打车回家,到了楼下,一个黑影靠近我,我吓了一跳,一看是一个

老奶奶。她对我说,是你吗?在我还懵懵的时候,她把一张五元钱塞进我的手中,说,就是你,这是上次借你的钱,我已经等你一周了,你是大好人。说完,她匆匆地走了。

看着她远去的背影,我才想起来,那是我出差前发生的事。

一周前,早上大约9点左右,我背着包,准备去火车站。刚到楼下,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奶奶怯怯地走近我,说,能不能借两块钱给孩子买点吃的。一番询问,我才知道,她自己在这边带孙子,儿子、媳妇上班了,她自己刚才出门时忘记带钥匙了。我给了她十元,她说只要两块就行了。我说没有两元的。她看到我手上有五元的,说你借我五元就行了。于是我给了她五元。她问我,你家在几楼几号啊,到晚上我还钱给你。我说不用了,外面太冷了,你把他们电话给我,我让他们送钥匙回来。她说不用了,不能影响他们上班。我说,天太冷了,你一直在外面也不行。她说,一会儿带孩子去超市,那里暖和。我走时,她在我后面说,你真是一个好人,我早上已经借了五个人,他们都认为我是骗子。

这事过去十多年了,由于早出晚归,我一直没有再见到老奶奶。我已经不记得她的长相,可是那个寒冬的夜晚,她还钱的场景一直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大锅土灶

□扬州 徐永清

早年间,我们家有一眼土灶,配上一口大铁锅,叫大锅土灶。我们家的土灶,是父亲自己砌的。那时候,就城里来说,家家户户都有煤炉。可煤炉要烧煤,买煤要煤票,还要花钱。为了节约,我们家的煤炉是与土灶交替使用的。至于土灶的燃料,不用担心,只要你手脚勤快点,多的是。土灶的生性就像大海,有个博大包容的胸怀。什么稻草、秸秆、芦苇、树枝、树棍、劈柴……大凡能够燃烧的物料,来者不拒,一概笑纳。

用大锅土灶烧出的米饭特别得香。只要锅内翻滚,立马压火,或是撒火,就靠灶膛的余火、余温,足够把饭焖熟。此时,若在饭锅之内,放一碗稀溜溜的鸡蛋液;再往灶膛扔几个茨菇、芋头、山芋、栗子,在灶口放一把花生、银杏。不一刻,饭“菜”同熟,瞧那个省事、美事。若是煮的是新米粥,

锅中滚三滚,乖乖,那个米香能够飘散四邻。不时一些关系颇铁,且又好吃的邻居大叔,能够垂着口涎,沿着香味的引导,端着饭碗到你们家来蹭“饭”。吃完还要带一碗回家,说是孝敬爹娘的。

用大锅土灶烧饭还好有个好处,能产生锅巴,这是衍生的副产品。这样的锅巴,又薄又香又脆,更为抗饿熬饥。通常父母是要晒干预留着,当作方便食品,用于应急的。若是大雪纷飞的隆冬清晨,天亮得迟,再者人们无法拒绝温暖被窝的热情挽留,起床晚了。一时间,家长要上班,孩子要上学,火急火燎之际,来不及生火做饭,那咋办?这锅巴便派上大用场了。把它掰成小块,用开水冲泡,放勺糖,淋几滴香油,那顿早晨便美美解决了。

我自幼好动,不太喜欢帮父母做家务。但有例外,土灶烧火我愿意干,不仅积极性高,还抢着做。

我喜欢静静地坐于土灶前,边看书,边烧火。时常忘了读书,也忘了添柴,就傻傻地仰头遐想。

现如今,每到夏秋时节,几乎所有打着农家菜、土菜馆、私房菜、传家菜旗号的饭店,都要隆重推出一道农家菜,此菜美称“大丰收”。这道美味就得要用大锅土灶,要的是般配,要的是怀旧,要的是情趣。再说了,锅小了,食材装不下;火小了,食物难煮熟。再者还费火,也增加成本,心疼。所谓“大丰收”,便是将农家应时当令的玉米、山芋、南瓜、山药、芋头、土豆、花生、毛豆等新鲜庄稼,洗净、或改刀后,一锅烩,煮熟为算。此菜饭菜合一,要的是大气豪迈,况且是五颜六色、喜气洋洋的,加之意味好,还价廉物美,备受欢迎。试想,谁人不想学业、事业、爱情、家庭大丰收。每每“大丰收”上桌,食客欢呼,叫好一片。

鲈鱼脍

□重庆 龙悦

在美食节目中看到了一道“姜丝鲈鱼汤”,照片上雪白的鱼肉和豆腐载浮载沉在汤中,想必味道是鲜美中带一点辛辣的姜味儿的。

一同看电视的朋友说:这兴起了他的“纯鲈之思”……其实,“纯鲈之思”里头的鲈鱼菜,指的是生鱼吃法。

西晋时代,大臣张季鹰在洛阳眼见政局颓倾,一片混乱不知从何收拾,便思念起家乡吴中的纯菜脍和鲈鱼脍。他在思乡情切之时,写下了一首《鲈鱼歌》:“和风起兮家未归,恨难尽兮仰天悲。”并大叹“人生贵得适至,何能羈臣数千里以要名爵乎!”于是毅然辞官,乘舟返乡,后来洛阳大乱,人皆称其有远见,成了《世说新语》里一个

有趣的故事。

据中国《食经》的记载,鱼脍源起自周代,当时还是宫廷名菜,把生鱼切成细丝,再蘸上酱料——春天用葱;秋天用芥。鲈鱼脍指的就是用松江四鳃鲈鱼切成细丝生吃了,松江四鳃鲈据说肉质鲜美,毫无腥味。周之后的秦汉隋唐宋元等朝代皆将这道菜列入宫廷佳肴,战国时代还有传说切成鱼丝入口变活鱼而出的“脍残鱼”,隋末吴地官员以金橙和香柔花叶拌鲈鱼脍进贡给隋炀帝的“金齋玉脍”,元代用萝卜丝和生姜丝伴鱼脍的“照脍”……等等,自明代起,因为吃生鱼得肠胃病的病例激增,这道菜就渐渐不再流行了。

甚至,鱼脍也可以是充满悲壮

的。当爱国诗人辛弃疾从北方带领着一支抗金义军投奔南宋,本以为能获得重用,驱逐金兵。但却被冷落一旁。十二年后,当他又登上建康赏心亭时,他的委屈全化为了悲愤,填注在《水龙吟》词中:“楚天千里清秋,水随天去秋无际,遥岑远目,献愁共恨,玉簪罗髻,落日楼头,断鸿声里,江南游子。把吴钩看了,栏杆拍遍,无人会,登临意,休说鲈鱼堪脍,尽西风,季鹰归未?求田问舍,怕应羞见,刘郎才气,可惜流年,忧愁风雨,树堪如此!倩何人,换取红巾翠袖,搵英雄泪!”

这里的鲈鱼脍,带入了辛弃疾的愁意。幸好当我吃的时候,没感觉到。

红叶

□湖北阳新 汪翔

人秋如画,最美的画卷是秋天的红叶。

前几年在阳新枫林一处山谷中有幸看到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景。枫林自古因枫树而得名,这个山谷名枫树谷,一树一树被秋意染红的枫叶,漫山遍野。

有一年在家乡北山的枫树坪,看到一棵棵染红的枫树,在飒飒秋风里,犹如旌旗猎猎。我知道,湖南爱晚亭枫树,古有杜牧“停车坐爱枫林晚”的古名句,今有毛泽东“看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”的豪迈词句。那红叶景色,在湘江西岸,点燃南岳历史名山,那座叫岳麓山的绮丽风光。我听说,久负盛名的香山红叶,早在金元时已成秋日里一道靓丽的景观,明清以来到香山观赏红叶成为文人雅士的一大乐事。明宣宗朱瞻基曾多次游香山,并赋《红叶》诗云:“红叶舞丹霜后落,青山如画马前看。朔雁南飞秋满天,千林红叶色相鲜。”将香山红叶的绚丽景象,描绘得淋漓尽致,令人向往。

曾在电视上看到巫山红叶的盛况。蓝天白云掩映下,红叶染遍了千山万壑,似赤浪翻涌,动人心魄,一山又一山,一岭接一岭,一坡连一坡,这儿一丛,那儿几树,或枝桠挺立,或曲折低垂,如丹青

妙手随意泼洒的颜料,由淡至深,红晕润开,酒红、玫红、绯红、嫣红、深红、紫红……镜头慢慢拉近,渐渐看清巫山红叶以黄栌最多,其次是乌桕和枫树,枫叶以五角枫最多,道被红叶铺成,大自然描绘出一幅天然的绝美画卷。

满目萧瑟之中,有一川红叶来点缀秋色,满眼是临风飒爽的英姿,是凛冽傲然、果敢决绝的气韵。因为有红叶,秋天便少了几分萧瑟和冷寂,多了几分生机和热情。尤其在清晨,红叶上点缀着颗颗晶莹的露珠,更显红叶的灵动诗意。

忽然想起电影《等到满山红叶时》的主题曲:“红叶彩霞千般好,怎比阿妹在山崖。手捧红叶望阿哥,红叶映在妹心窝。哥是川江长流水,妹是川江水上波……”我哼着这首歌,伫立红叶丛中,看那阳光映照的红叶,熠熠闪光,像是燃烧着了,如梦如幻,风起云涌。拾起飘落肩头的一片红叶,淡淡清香缭绕在鼻翼间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87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